

❧ 第一章 无知的暴政 ❧

公元 527 年查士丁尼 (Flavius Anicius Justinianus)^① 成为罗马帝国东半部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的农民 (他来自乌斯库布 [Uskub] , 这是 [第一次] 大战中争议甚多的一个铁路交叉点) 认为 “ 读书 ” 无用。是由于他的命令, 古代雅典的哲学学园终于被封闭了。是他关闭了仅存的埃及圣殿, 这座圣殿在信仰新的基督教的僧侣们侵入尼罗河流域之后还继续存在了好几个世纪。

这座圣殿位于一个叫作菲莱 (Philae) 的小岛上, 距尼罗河的第一瀑布不远。自从人类有记忆以来, 这个地方就是朝拜伊希斯 (Isis) 的圣地, 并且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 在她所有的非洲和希腊罗马的对手都已经可悲地消灭了之后, 这位女神却巍然独存; 直到最后在公元 6 世纪, 这个小岛成为了仅存的地方, 这里古老而被视为最神圣的图形书写的艺术仍然被人理解, 有少数祭司还继续在基奥普斯^② (Cheops) 土地上使用任何其他地方都已经被人遗忘了的方法。

现在由于一个被认为是皇帝陛下的不识字的庄稼汉的命令, 圣殿和所属的学校都被宣布为国家财产, 各种塑像和图籍都被送往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 祭司们和书法家们都被投入了监狱。当他们中间最后一个人由于饥饿和缺乏照顾而死掉时, 古来书写象

① 查士丁尼大帝, (公元 527~565 年) 在位。——译注

② 科孚 (Khufu) 岛。——译注

形文字的学问就成了一种失传的艺术。

这一切乃是一大悲剧。

假如查士丁尼（他的脑袋造孽！）稍微不那么彻底，能以一种挪亚方舟的方式哪怕救下来少数几个古代图形文字的专家，他就会使得历史学家的工作更加容易得多了。因为尽管（由于商博良^②的天才）我们能够再次拼出这种奇特的埃及文字，但我们要想理解它们传给后世的信息的内在意义却仍是极端困难的。

而这种情形对于古代世界的其他民族，也是同样真确的。

那些奇特的蓄着长胡子的巴比伦人给我们留下了充满宗教文件的整座砖厂，当他们虔诚地宣称“有谁能够理解天上诸神的告诫？”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他们不断地请神降灵，他们力图解说神灵的律法，他们把神灵的教诫铭刻在他们最神圣的城市的花岗岩柱头上，他们是怎样感受那些神灵的呢？为什么他既是最宽容的人，鼓励他们的祭司去研究上天并探索大地和海洋，却又同时是最残忍的刽子手，对那些稍微违犯了神圣的仪式（那在今天是不足挂齿的）的邻人们施以最恶毒的惩罚呢？

直到最近，我们还不明白。

我们派出探险队去尼尼微^③，我们在西奈的沙漠里进行挖掘并解密了数以哩计的楔形文字块。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埃及，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到处寻求可以打开这座神秘的智慧宝库大门的钥匙。

然后，突然之间而且几乎完全偶然地，我们发现那座后门随时都洞开着，而且都可以任意登堂入室。

① 指《圣经》记述，洪水泛滥淹没大地，只有一家人逃上了挪亚的方舟而保全了性命。——译注

② 商博良（Champollion, 1790~1832）法国东方学家。——译注

③ 尼尼微为古巴比伦首都。——译注

但是那座方便的小门并非是位于阿卡德或孟斐斯附近。
它位于丛林的心脏深处。
它被一座异教神殿的木柱几乎完全遮蔽起来。

我们的祖先在寻求轻松的掠夺方式时，就和他们所喜欢称之为“野人”或“蛮人”的人发生了接触。

双方会见并不是很愉快的。

这些可怜的无信仰的人，误会了白种人的意思，以一片长矛和弓箭的欢呼声迎接了他们。

来访者却报之以他们大口径的短枪。

在此以后，就很少有机会进行平静的而不带偏见的思想交流了。

野蛮人照例不变地被描绘成一群崇拜鳄鱼和枯树、肮脏懒惰、一无是处的游手好闲的人，配得上是命该如此。

随后就有了 18 世纪的反拨。卢梭开始通过多情善感的泪眼朦胧来观察世界。他的同时代人被他的思想深深感动，掏出他们的手帕也开始哭泣起来。

这些无知的无信仰者，是他们最偏爱的题材之一。到了他们的手里（尽管他们从不曾见过其中的任何一个），这些人就成了环境的不幸受害者和人类各种德行的真正代表，而腐化了三千年的文明体制使人类的这些德行被剥夺殆尽。

今天，至少是在这个特殊的研究领域里，我们知道得更多一些了。

我们研究原始人正有如我们研究高级的家畜，二者照例是相去不远的。

在大多数的事例中，我们的艰难困苦得到了充分的补偿。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自身就是处于更加不利的条件之下的野蛮

人了。由于细心地考察他们，我们就开始懂得尼罗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的早期社会；而由于更深切地懂得了他们，我们就瞥见了许多这类奇特而隐蔽的本能是深深埋藏在过去五千年中我们这支哺乳类物种的风尚和习俗的薄薄的外壳之下的。

这类的邂逅并不总是能使我们骄傲自满。另一方面，认识到了我们所以幸免的各种条件，以及体会到了我们确实已经成就的许多事情，只能是倾向于使我们有新的勇气去做手头的工作；如果能够的话，还将使我们对那些未能跟上步伐的遥远的堂兄弟更加宽容一些。

本书不是一本人类学的手册。

它是一部奉献给“宽容”这个题材的书。

但是“宽容”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主题。

进行这场漫游的诱惑力是巨大的。而一旦我们离开了正轨，只有天知道我们将到达哪里。

因此，我建议给我半页纸来精确而具体地陈述一下我所谓的“宽容”是什么意思。

语言是人类最具有欺骗性的发明之一，而一切定义都注定了带有随意性。因此一个谦虚的学生就应当去请教被最大多数是讲本书所使用的那种语言的人^①接受作为定论的那种权威。

我要引证《不列颠百科全书》。

在第 26 卷第 1052 页上写着：

宽容（语出拉丁文 *tolerare*，即容忍）。指容许别人有行动或判断的自由，有耐心地和不带偏见地容忍不同于自己的或一般能接受的办法或见解。

还可以有其他的定义，但是就本书的目的而论，我将让我自己接受《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段话的指导。

^①指说英语的人。——译注

既然使自己置身于（好也罢，坏也罢）一条明确的思路，我就回到我的野蛮人身上来，并且告诉你在我们拥有任何记录的最早的社会形态中，关于宽容我都能够发现些什么。

原始社会是非常单纯的，原始语言只包含少数简单的咕噜声，但原始人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只是到后来世界变得“复杂”了，才丧失了自由。

近 50 年来，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对中非洲、极地地区和波利尼西亚的土著人进行的调查表明情形恰好相反。原始社会是极其复杂的，原始语言的形式、时态和变格比俄文和阿拉伯文的还多，而原始人作为奴隶则不仅是存在于现在，而且也存在于过去和将来；总之，他是一个屈辱而可怜的生物，活得恐惧，死得恐怖。

这可能看来是太偏离流行的有关英勇的红种人的景象了：即他们快活地在草场上游荡，寻找水牛或敌人头皮当作战利品；然而这倒有点更近于真相。

它怎么能够是另外的样子呢？

我曾读过许多有关奇迹的故事。

但是其中却缺少一个：即有关人类存活的奇迹。

是怎样、是以什么方式又是什么缘故，所有哺乳动物中最没有抵抗力的一种，居然能够维持自己抵御微生物和乳齿象、冷和热并且终于成为了世上一切的主人呢，这个问题我在本章中并不想要解答。

无论如何，有一桩事是确凿无疑的。他决不能够独力完成这一切。

为了成功，他就不得不把自己的个性投入整个种族的集体性格之中。

因此，原始社会是被一种单独的观念所支配着的，即一种高于一切之上的求生存的愿望。

它是非常之困难的。

结果是其他一切的考虑都牺牲于一个至高无上的要求之下，——求生存。

个人是不值一顾的，整个集体就是一切，而部族就成了一个漫游的堡垒，它是靠它自身、为它自身和以它自身而生存的，并且只有在排他性之中才能得到安全。

但是问题甚至于要比乍看起来显得更复杂。我刚刚所说的话，仅只对于可见的世界是有效的；而在那些早期的时代，可见的世界比起不可见的领域来，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

为了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记得原始人和我们自身是不同的。他们并不熟悉因果法则。

假如我在有毒的常去藤之间坐下来，我就要骂自己大意疏忽，要去找医生，并告诉园丁尽快铲除这些东西。我分辨因果的能力就告诉我，有毒的常去藤会造成红疹而医生可以给我些东西止痒，而且根除藤蔓将会防止这种痛苦经历的重演。

真正野蛮人的行事就会全然不同了。他一点也不会把红疹和有毒的常去藤联系起来。他生活在一个过去、现在和将来三者是不可分开地交织在一起的世界里。

所有他那些死去的领袖们都作为神而继续在活着，所有他那些死去的邻人们都作为鬼而继续在活着；他们全都仍旧是本族的看不见的成员，无论每一个成员走到哪里，他们都伴随着他。他们和他在一起吃、一起睡，他们为他守门。与他们保持一点距离和博得他们的友谊则是他的事情。假如他未能做到这一点，他马上就会受到惩罚；而且既然他不可能懂得怎样随时都讨好所有这

些鬼魂，所以他就永远恐惧着鬼神报复的不幸会临头。

所以他就把一切有点反常的事情并不是归之于某种起因，而是归之于看不见的鬼神那方面的干涉。当他注意到手臂上有红疹时，他并不是说“该死的有毒常去藤”，而是嘟囔着“我得罪了神，神惩罚我”，于是他跑去找医生，然而并不是弄点药水来解常去藤的毒，而是要得到一种“魔力”，那“魔力”将证明比恼怒的神鬼（而不是常春藤）所施加给他的“魔力”更加有力。

至于给他带来全部苦痛的常去藤，他却任它像往常一样地生长。假如或许有个白人拿一罐煤油来放火烧掉这堆灌木，他就会骂白人惹下了麻烦。

由此可见，在一个样样事物的发生都是由于有一个看不见的生灵的个人之手在直接干预的结果的社会里，这个社会的继续存在就有赖于严格地服从那些似乎是能安抚神灵们的愤怒的律法。

按照野蛮人的意见，这样一种律法是存在的。是他们祖先们设计出它来，把它赐给了他们。要维护那种律法不受侵犯并且把它以其目前的完美形态传给他的子孙们，便是他的最神圣的职责。

这在我们看来，当然似乎是荒谬的。我们坚持信仰进步，信仰成长，信仰经常不断的改进。

但是“进步”这个名词只不过是前些年才铸造出来的，而对一切低级的社会形态最为典型的却是：人们看不出有任何可能的理由，为什么他们就应该改进一切可能的世界之中的这个（对他们来说）最好的世界，因为他们从不知道有任何其他的世界。

假使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人们应如何防止律法和社会的既定的形式发生变化呢？

答案是简单的。

立即惩罚那些拒绝承认公共警戒规定乃是神明意志的表现的人，或者用通俗的语言说，即采用严格的不宽容的体制。

如果我在这里说，野蛮人是人类之中最不宽容的，我并不想要侮辱他们；因为我要赶快补充说，给定了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种环境，则不宽容就成为了他的责任。假如他容许任何人干扰他的种族的持续安全和心安理得所依赖的那一千零一条规则的话，整个部族的生活就会陷入危机，而那将是一切可能的罪行之中最大的一种。

但是——这个问题是值得提出的——当我们今天拥有了上百万军队和成千上万警察都很难强制执行少数简单的法律的时候，数目相对有限的一群人又如何能够保护一套最复杂的口头规定的体制呢？

答案又是很简单的。

野蛮人要比我们聪明得多。他以精明的算计完成了他以武力所做不到的事。

他发明了“塔布”（taboo，禁忌）这一观念。

或许“发明”这个词并不是一个正确的说法。这类事物很少是心血突然来潮的产物。它们是长年的生长与实验的结果。不管它是怎样的，非洲的和波利尼西亚的野蛮人设计出了塔布，从而使他们自己免除了大量的麻烦。

我们的“塔布”一词源出于澳大利亚。我们大家多少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我们自己的世界就充满了塔布，有些事情我们干脆就是不能做也不能说的，像是在餐桌上提到我们最新的军事行动或者是把汤匙扔在咖啡杯子里之类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塔布从来都没有很严重的性质。它们是属于礼貌手册的一部分，很少干预我们个人自身的幸福。

另一方面，对原始人来说，塔布却有着极端的重要性。

它意味着某些人或无生命的物体与其余的世界被“隔开”了，因为它们（用希伯莱的对应语来说）乃是“神圣的”，绝对不可以讨论或接触的，否则就有立刻被处死或永恒受难的危险。这是一条很大的诫命，敢于不服从祖先神灵的意志的男女们有祸了。

究竟塔布是祭司的发明，还是祭司阶级被创立出来是为了维护塔布的，仍然是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正如传说要比宗教古老得多，看来更有可能的似乎是，早在世界上听说有巫师和巫医之前，塔布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一旦巫师和巫医出场之后，他们就成了塔布观念最顽强的支持者，并且以极大的技巧在运用它，以致塔布成为了史前时期 *verboden* [禁止] 的标语。

当我们最初听说巴比伦和埃及时，这些国家仍然处于发展状态，塔布在其中是大有作用的。那并不是一种粗糙的和原始的形态，像是后来在新西兰所发现的那样，而是已经庄严地转化为消极的行为准则，像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在我们十诫^①的第六诫中的那种“你不可”。

无需补充说，在那样的早期，宽容的观念在这些国度里是全然为人所不知道的。

我们有时候所误以为的宽容，只不过是无知所造成的漠不关心而已。

但是无论在国王方面还是在祭司方面，我们都追踪不到有任何（不管是多么模糊的）自愿的痕迹，允许别人运用已经成为我们现代理想的那种“行动或判断的自由”或者是“有耐心和不带

^①“十诫”指摩西十诫，第六诫为“不可诽谤上帝”。——译注

偏见地容忍不同于自己的或一般所接受的办法或见解”。

因此本书除了以一种消极方式而外，对于史前史或通常称为的“古代史”并没有兴趣。

为宽容而斗争，要直到发现了个人之后才告开始。

而对这一点——一切近代启示之中的最伟大的一项（——）的功绩，要属于希腊人。

第二章 希腊人

在地中海上遥远角落的一个小小的岩石半岛上，怎么竟然能够在不到两个世纪之内就为我的世界提供出一整套我们今天在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以及天知道还有些什么方面所进行的全部实验的完整框架呢？——这是一个许多世纪以来困扰了许多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每一个哲学家在其事业中的某一个时期，都曾试图给出一个答案。

与他们在化学系、物理学系、天文学系和医学系的同事们不同，可敬的历史学家们总是带着毫不掩饰的鄙夷态度蔑视一切想要发现人们可以称之为“历史规律”的那种东西的努力。那些适用于蝌蚪、微生物和流星的东西，似乎与人类的领域毫无关系。

我可能是十分错误的，但是我总觉得似乎必定有这样的规律。至今我们确实还不曾发现其中的许多规律。但是我们也并没有十分细心地寻找。我们曾如此忙于收集史实，以致于我们没有时间来煮沸它们、融化它们、蒸发它们并从中提炼出对我们这个哺乳类特殊品种有着某些实用价值的少量智慧片断。

我是诚惶诚恐地在摸索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并且是从科学家的书中取出一页来提供如下的历史箴言：

按照近代科学家的最好的知识，生命（指有生命的存在，不适用于无生命的存在）开始于一切、物理的和化学的因素都以创造第一个活细胞所必需的理想比例而一旦呈现的时候。

把这一点翻译成为历史学的术语，你就得出：

“唯有当一切种族的、气候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各种条件都

以一种理想的比例、或以一种尽可能的理想条件和比例而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呈现的时候，一场突然的、而且显然是自发的非常之高度的文明形态的爆发才是可能的”。

让我用少数消极的观察来阐明这一陈述。

一个只有着穴居人的头脑发达程度的种族是不会兴旺的，哪怕是在天堂里。

伦勃朗不会画出图画，巴赫不会做出赋格曲，普拉克西特里斯不会做出雕塑的，假如他们是出生在乌佩纳维克的爱斯基摩人的冰窖里并且不得不把他们醒来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看守着冰天雪地里一个海豹洞的话。

达尔文不会做出他对生物学的贡献的，假如他不得不在兰开夏的一家纺织厂里挣钱糊口的话。而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也不会发明电话，假如他是一个被征召的农奴，生活在罗曼诺夫王朝的一个偏远乡村里的话。

埃及是出现第一个高度文明形态的地方，那里气候优良，但原始居民并不是很强壮或者有进取心，而且政治经济条件肯定是很恶劣的。巴比伦和亚述也是如此的。后来迁移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族人却是强壮的、富有生气的民族。气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政治和经济环境却始终远不是良好的。

在巴勒斯坦，气候是无可称道的。农业是落后的，而且除了往返于非洲和亚洲各国的商队外，几乎没有商业。此外，在巴勒斯坦，政治完全由耶路撒冷神殿里的祭司们所掌握，而这当然不会鼓励任何一种个人事业的发展。

① 伦勃朗（Rembrandt，公元1606~1669年）荷兰画家；巴赫（J. S. Bach，公元1685~1750年）德国作曲家；普拉克西特里斯（Praxiteles，约公元前390~?年）希腊雕刻家。乌佩纳维克（Upernivik），格陵兰西部巴芬湾内一座小岛上的居民点。——译注

在腓尼基，气候的影响不大。这个种族是强大的，贸易条件也很好。然而这个国家深受经济体制严重不平衡之苦。少数船主们已经能够掌握所有的财富而且建立了一种严格的商业垄断。因此，蒂尔（Tyre）和西顿（Sidon）^①的政府很早便已落入大富豪之手。穷人被剥夺了进行合理数量的工业实践的资格，变得冷漠无情，而腓尼基终于落得与迦太基同样的命运，由于其统治者的短视和自私而沦于衰亡。

总之，这些早期文明的中心总是缺少某些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当一种完美的平衡奇迹终于出现时，——那是在公元前 5 世纪的希腊，——它只持续了一个很短的时期；而且说来很奇怪，甚至于在那时候它也不是出现在母国，而是出现在沿爱琴海的殖民地上。

在另一部书里^②，我已经描述过这些作为连接亚洲与欧洲的桥梁的著名岛屿。从无从记忆的时候起，商人们就通过这里从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到欧洲去。从亚洲到欧洲，无论是货物还是思想，主要的登陆地点可以在小亚细亚西海岸一片叫作爱奥尼亚（Ionia）的狭长地带找到。

在特洛伊战争的几百年以前，这块约 90 英里长、几英里宽的狭隘山区，就已经被大陆来的希腊部族征服了；他们在这里建立了许多殖民城镇，其中最有名的是以弗所（Ephesus）、福西业（Phocaea）、埃利色雷（Erythra）和米利都（Miletus）；就在这些城市里，成功的条件终于呈现为如此之完美的比例，以致于文明达到了虽然有时候可以被赶上、但却从未被人超过的地步。

首先，这些殖民地居住着来自十多个不同国家的最活跃的富

两地均为地中海东岸的商业中心。——译注

^② 指作者的另一部书《人类的家园》。——译注

于进取心的分子。

其次，这里由于在新旧世界之间、欧洲和亚洲之间进行贸易而获得了大量的财富。

第三，殖民者生活于其下的那种政府形式给了大多数自由民有机会发展其才能达到最大的程度。

我之所以没有提到气候，那是因为在致力于商业的国家里，气候其实无关紧要。不管晴天还是下雨，都可以建造船支并装卸货物。只要不是太冷使港口冻结或太大的水把市镇淹没，居民们对日常的天气报道是不大感兴趣的。

但是撇开这一点不谈，爱奥尼亚的气候明显地有利于知识阶级的发展。在书籍和图书馆出现以前，知识是在人与人之间口头相传的。

这种市镇抽水泵的四周是最早的社会中心和最古老的大学。

在米利都，人们每年 365 天可能有 350 天围坐在市镇抽水泵旁边。而早期爱奥尼亚的教授们又是如此之卓有成效地运用了气候的优点，以致他们成为未来一切科学发展的先驱。

我们掌握有关报道的第一个近代科学的真正奠基者，是一个其来历很可疑的人。这意思并不是说他抢劫过银行或者杀害过家属，是从什么为人所不知的地方窜到米利都来的。但是没有人十分了解他的过去。他是比奥西亚人（Boeotian）还是腓尼基人？是北欧人（用我们情学的种族专家的行话来说）还是闪族人？

这表明，米安德（Maender）河口的这座小小的古城，当年曾是怎样的一个国际中心。它的人口包括那么多不同的成分，以致于人们就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在接受他们的邻居，而并不详细追究其家庭背景。

既然本书并不是一部数学史或一部哲学教材，所以泰勒斯（Thales）的思想并不应该属于本书的范围，除了它倾向于表明爱奥尼亚对于观念的宽容这一点而外；这时候的罗马还只是某个

遥远的和不为人知的地区的一条污浊河流上的小集市，而犹太人仍然是亚述国土上的俘虏，这时候的西欧和北欧除了狂风呼啸着的原野而外还一无所有。

为了可以理解这样的发展是怎么成为可能的，我们就必须知道一些有关自从希腊的酋长们渡过爱琴海意图掠夺特洛伊的富裕的城堡以来的岁月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这些声名远扬的英雄们，还是极其原始的文明形态的产儿。他们都是成年的孩子，把人生看作是一场漫长的和荣誉的大打出手，充满着刺激和较量 and 比赛以及一切我们自己会非常之喜欢干的种种事情，假如我们不是不得不被钉在向我们提供面包和香蕉的那些常规职业岗位上的话。

这些狂暴的斗士们和他们的神明们之间的关系，也正如他们对待日常生活中的严肃问题是一样地直捷而简单。至于公元前 10 世纪统治着希腊人世界的那些奥林匹斯高山上的居民们，也都属于这块人间的土地，距离日常的凡人并不太远。人和神确切地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和怎样分手的，则是个多少有点模糊不清的问题，从未明白地被确定过。即使是到了当时，那些位于云端之上的神明们对他们那些在地面上爬行的臣民们的友谊也一点不曾中断过；而且它始终掺杂着个人的亲切情调，这就赋予了希腊人的宗教以一种其自身所特有的魅力。

当然，所有希腊的好孩子都受到适当的教导；宙斯是一位非常强而有力的统治者，长着长胡子，有的场合会装得如此之暴烈，雷电交加，以致于似乎到了世界末日。但是一旦孩子们长大了些，能够自己阅读古代的史诗，他们就开始体会到这类可怕的人物的局限性了；这些人物是他们在襁褓中就听熟了的，而现在却出现在快乐的家庭团聚之中，——彼此一直在开一些戏弄别人的玩笑，在他们世俗的朋友的政治争端中采取了那么顽固的支持态度，以致于希腊的每一次争端都紧随之有一场天上居民的相应

的争吵。

当然，尽管有着这一切非常人性化的缺点，宙斯依然是一位伟大的神明，是一切统治者中最强大的，冒犯了这位人物可就不安全了。但他是很“讲道理的”。只要懂得恰当的方式，就可以接近他。而最好不过的则是，他还有一种幽默感，无论对待他自己还是他的世界都并不是过分严肃认真。

或许，这并不是对一个神圣形象的最崇高的概念，但它却提供了非常明显的好处。在古代希腊人中间，关于人们应该认为什么是真，什么必须斥之为假，从来就没有一条明确不移的规则。因为他们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信条”这个词以及一个职业的祭司阶级随时准备借助于人世间的绞刑架来推行顽固不化的教条，而国土上各个部分的人民都可以按最适合于自己个人的爱好来重塑他们的宗教思想和伦理观念。

德撒里（Thessaly）人生活在离奥林匹斯山不远的地方，他们当然要比居住在拉哥尼亚（Laconia）海湾一个遥远乡村里的阿索比亚（Asopia）人更加不尊重他们那些威严的邻人。雅典人觉得自己是受他们自己的保护神雅典娜（Pallas Athene）直接保佑的，以为自己可以随意对待女神的父亲；阿迦狄（Arcadia）人的流域远离主要的商道，所以他们坚持更纯朴的信仰并且不赞成对严肃的宗教问题采取轻浮的态度；至于福西斯（Phocis）的居民是靠着前来德尔斐（Delphi）乡村的朝香客为生的，所以他们坚信阿波罗神（他在那座收益丰厚的神龛前面是备受崇拜的）是一切神灵之中最伟大的，值得那些远道而来、口袋里还有几个德拉克马（drachma）^①的人们特别尊敬。

不久之后使犹太人和所有其他民族分别开来的那种对唯一的上帝的信仰，会是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的，假如犹太人的生活不是

希腊货币。——译注

环绕着单独的一座城为中心，而这座城又强大得足以摧毁所有竞争的朝香地点，并且能够几乎连续 10 个世纪维持着一种排他性的宗教垄断的话。

这样的条件在希腊并不存在。无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都从未成功地把自己建成为统一的希腊祖国的公认首都；它们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仅仅导致了长年的毫无效果的内战。

毫无疑问，一个由这类高尚的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民族，便为一种非常独立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发展范围。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有时候被称之为“希腊人的圣经”。它们却根本就不是那种东西。它们只不过是两本书。它们从来没有被纳入“圣经”。它们叙说了某些了不起的英雄的奇遇，这些英雄被认为是当时活着的那一代人的直系祖先。它们附带也包括一定数量的宗教信息，因为神明没有例外地都参与了争端的某一方，并且为了观看这个领域内所曾上演过的最为罕见的拳击赛的乐趣，乃至忽视了其他一切的事情。

然而希腊人从来不曾想过，荷马的作品可能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到宙斯或密涅瓦（Minerva）或阿波罗的启发。它们是美好的文学作品，是在漫长冬夜里的最佳读物。而且它们使得儿童们为自己的种族感到骄傲。

这就是一切。

就在这样一种思想的和精神的自由气氛里，在一座充满了来自七海船舶的辛辣气味、堆满了东方的织造品、洋溢着养得肥胖并心满意足的贫民们的欢乐声的城市里，泰勒斯诞生了。他就在这样一座城市里工作和教学，就在这样一座城市里死去。如果他所得出的结论和他大多数邻人们所持有的见解大为不同，那么就请记住他的思想从未越出、也没有突破一个非常之有限的圈子。普通的米利都人可能听到过泰勒斯的名字，就好像今天的普通农民或许听到过爱因斯坦的名字那样。你问他爱因斯坦是谁，他会